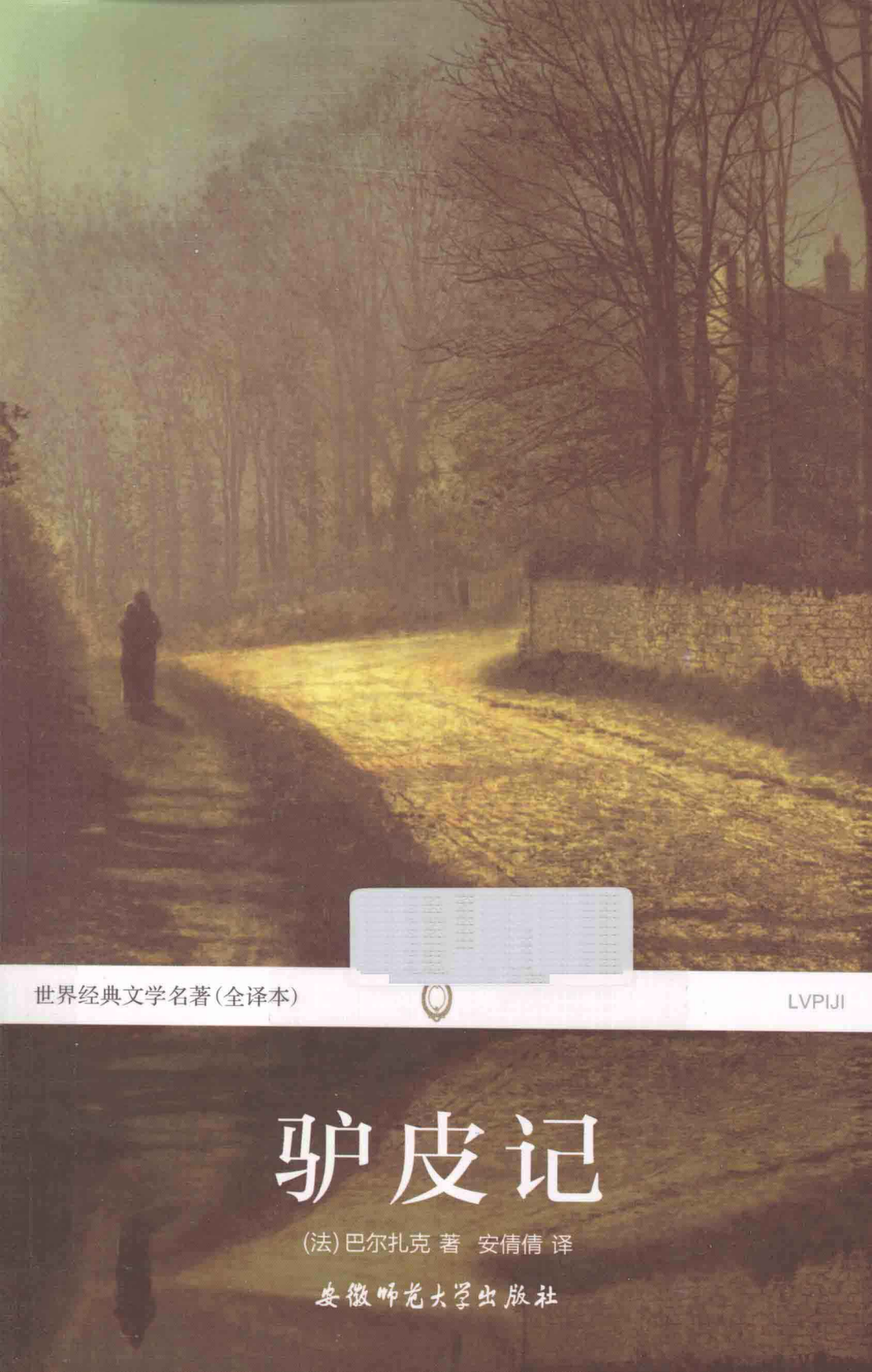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LVPIJI

驴皮记

(法)巴尔扎克 著 安倩倩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LVPIJI

驴皮记

(法) 巴尔扎克 著 安倩倩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谢晓博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驴皮记 /（法）巴尔扎克（Balzac, H.）著；安倩倩译.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ISBN 978-7-5676-0263-2
I. ①驴… II. ①巴… ②安…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321号

驴皮记

（法）巴尔扎克 著；安倩倩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5910327/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2

字 数：208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263-2

定 价：19.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护身符.....	1
铁石心肠的女人.....	51
面临死亡.....	119
尾声.....	184

护身符

大约在 1829 年的 10 月末的一天，在赌场开馆的时刻，有个年轻人走进王宫市场。按照法律规定，当时各赌馆都已经开放，法律保护赌博这种嗜好，主要是因为可以用它进行征税。这个年轻人没有什么迟疑，便爬上三十六号赌馆的楼梯向上走去。

“先生，请把帽子给我！”蹲在扶手后面阴暗处的一个面色苍白的小老头突然站了起来，露出一副天生的下流表情，用尖细和不满的语调对青年人喊道。

当一个人进入一家赌馆，法律首先要从剥夺你的帽子开始。这是天意和福音书的启示吗？或者应该说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和你订下一个阴险的契约，向你索求某种抵押品？要不然就是想迫使你在将要赢去你的钱的那些人面前，保持一种恭敬的仪态？此外，难道是潜伏在社会上各阴暗角落里的警察存心要得到你的帽商的店号，或者你的名字，如果你曾在你的帽子里写下你的名字的话？最后，或许是为了要量一量你的头骨，以便对赌徒的脑力得出有教益的数据？对于这点，行政当局完全保持沉默。但是，你必须明白，当你向赌桌迈出第一步时，你的帽子已不再属于你，就像你不可能再属于你自己一样：你是在赌博，你，你的财产，你的帽子，你的手杖和你的衣服，都成了赌注。当你走出来的时候，赌神还要用一种残酷的讽刺手段，让你明白它还给你留下了一点东西，那便是返还你的行头。万一你那顶帽子是新的，你就会领悟出在未进赌馆之前，应该先花一笔钱给自己做一身漂亮的赌徒衣服。

青年人的帽子边缘已经开始脱毛，当他交出帽子，得到一张标有号码的牌子时，不禁露出惊讶的神色，这证明他的灵魂还相当单纯；那个小老头，无疑从年轻时就开始沉沦在赌徒们沸腾的娱乐生活中，用无神和漠然的眼光向他瞟了一眼。从这种眼光中，一位哲学家或许可以看到医院里病人们的愁烦痛楚，破产者的失魂落魄，一群精神受压抑者的笔录，仆役的终身劳苦，流放到加扎科的人的生活经历。这个人，他那张苍白的长脸，已经是全靠达赛发明的骨胶汤来调养了；他的样子，正是这种嗜好的惨白形象的人格化。他脸上的皱纹中，还有旧日的痛苦痕迹，

他一定是在领到他那份菲薄的酬金后，当天就拿去赌光了的。他就像一匹弩马，鞭子在它身上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任何东西都不能够使他有所感触。输得精光的赌徒走出门外时的轻轻叹息，他们无声的谩骂，他们变得迟钝的目光，对这一切他永远都是无动于衷。他就是赌神的化身。若是那个年轻人肯仔细端详一下这看守人可怜的模样，也许就会想：“这个人心里只想着赌博！”可惜的是这陌生的青年没有注意到这个能使人深省的活标本，把他摆在这里，肯定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就像他让所有妓院的门上都有一个令人厌恶的标志。这时那青年一咬牙走进了赌厅，在那儿，黄金发出的铿锵声，正勾魂夺魄地诱惑着那些心头充满贪欲的人。这位青年人之所以到这里来，也许是受到一句话的驱使，正是卢梭所有雄辩的语句中最合逻辑的一句，在这里不妨引用一下。我理解的这句话的沉痛思想是这样的：“是的，我可以理解一个人去赌博，在他只剩下最后一个银币，除了赌博就别无生路的时候。”

黄昏时分的赌馆只是一首平凡的诗歌，它的效果却像是一部流血的悲剧那样给人印象深刻。这时的赌厅充满了看热闹的人和赌客，一些穷老头子，为了取暖也会在赌馆里徘徊。这里那里，处处可以看到紧张的面孔，疯狂的场面，从饮酒开始的狂欢，必然很快就以跳进塞纳河为结束。在这个欲望横流的小天地里，登场人物真的太多太多，多得让你无法面对面地看清楚赌魔的真容。入夜以后的赌馆才是一支真正的大合唱曲，在那里整个队伍都在尽情地欢唱，乐队的各种乐器，也都会有腔有调地吹奏起来。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很多有身份的人来消遣，他们到这里来花钱，就像看戏和吃馆子，或者像到一间阁楼去寻欢，用廉价换来三个月的悔恨。但是，你可明白一个焦急地等待赌馆开场的人心中会有多么大的疯狂和劲头？早晨和傍晚的赌徒之间的差别，恰恰就与一个没精打采的丈夫和一个徘徊在爱人窗下急得要命的情人之间的差别那样大。只有在早上，勾魂夺魄的嗜欲和真正骇人的需要才会来到。只有在那个时刻，你才可以欣赏到一个真正的赌徒，一个没有吃过饭、睡过觉，没有别的生活、没有别的地思想的赌徒。他那么全神贯注地焦急地想要翻本，不断地加大赌注，想一下子就把输掉的钱捞回来。他真是心痒难耐，总巴望着能赌出一个三十和四十点来。在这个可咒诅的时刻，你将会看见一些平静得有些可怕的眼睛，一些可以令你迷恋的脸孔，一些甚至可以把纸牌翻过来，并把它吞掉的眼光。所以可以说，赌馆最妙不可言的时刻，是它每天开场的时候。假如西班牙有斗牛，古罗马有角斗士，巴黎也可以为它的王宫市场自豪。在这里，紧扣心弦的轮盘，给人带来了欣赏血溅沙场的欢乐，却不会使观众感到有滑倒在血泊中的危险。如果你想偷

看一眼这样的决斗场，那么，请进！……多么简陋啊！齐人高的糊壁纸上沾满油污，墙上没有一幅使人看了会头脑清醒的图画。在那儿，甚至连一个便于上吊的钉子都找不到。地板已经破旧不堪，而且很脏乱，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在大厅中央。一些普普通通的草垫椅子，密密麻麻地摆在桌子的四围，桌上的绿毯已经被金币磨破了，怪异的是到这里来寻找财富和奢侈，最终倾家荡产的赌客，竟然对这样简陋的设备毫不在意。人类这种完全矛盾的现象，可以说成是，但凡人的精神对它自身起了强烈的反作用力时，便随处可见。一个在恋爱中的男人，总想着把他情人置于绮罗丛中，让她穿上东方柔软滑顺的丝绸，可是在大部分的光阴里，他却是在粗硬的床上占有她。野心家梦想达到权力的顶点，同时自己却不惜卑躬屈膝辱没情节。商人在一间潮湿肮脏的铺子里辛辛苦苦地赚钱，却在别处盖起高楼大厦亭台楼阁，有朝一日，他的儿子，来得太早的财产继承人，将因为兄弟阋墙而将财产拍卖，从大厦里被赶出去。总而言之，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一家赌馆更令人厌恶吗？多么奇怪的问题啊！人类总是偏爱和自己闹对立的，他利用自己眼前的痛苦哄骗自己的希望，又用并不属于自己的前程，去欺骗眼前的痛苦，人类的一切行为，无一不打上矛盾和软弱的烙印。世上再没有什么比不幸更加完整的了。

当这个年轻人走进赌场时，里面已经有了几个赌客。三个秃顶的老头，正懒散地围坐在铺着绿毯的桌子旁边；他们那石膏般苍白的脸庞，和外交官一样毫无表情，表明他们的灵魂已麻木不仁，他们的心情也早已不惯于激动，即使是把老婆的陪嫁孤注一掷也同样无动于衷。一个有着黑头发、橄榄色脸孔的意大利青年，默默地支着胳膊肘子，端坐在赌桌的一端，似乎在聆听那种总是在赌徒耳边呼唤的秘密预告：是的！不是。这个南国青年心里渴望的是金灿灿的黄金和火热的生活。七八个看客站成一条长廊，等着命运给他们安排的各种场景，赌徒的面色，银币和钱耙子的动作。这些游手好闲的人站在那里，动也不动，聚精会神，就像是老百姓站在沙滩广场上，等待看刽子手砍掉犯人的人头。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穿着破旧衣服，一手拿着记录本，一手拿着大头针，把已出过的红点或黑点一一做上了记号。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坦塔罗斯，他是那类只能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一切欢乐生活之外生活的人物，是一个没有钱财，却喜欢在想象里赌博的吝啬鬼；是那种用虚构的空中楼阁来安慰自己穷苦的半疯子。他喜欢与恶习和危机玩耍，就像年轻的神甫在做弥撒的时候，用圣体戏耍那样。在庄家的对面，有一两个阴险狡猾的投机家，他们是赌场中善于察言观色的老手，像古代的劳役犯，再也不怕

船上的漕刑，他们到这里来也只是想碰一下运气，赢了钱立即就带走，因为他们要靠这些钱来维持生活。赌场里的两个老伙计袖着手在大厅里懒洋洋地走来走去，不时从窗口向花园张望，像是故意要拿他们扁平的脸孔做招牌，给来往的行人看。

正当庄家和帮手用冷酷的目光向赌客们狠狠地扫视一番，并用尖细的嗓音喊下注吧的时候，恰好那青年人打开大厅的门朝里面走过来。场内的空气顿时显得更加沉寂了，大家都好奇地转过头来看这位新来的赌客。这是从未发生的怪事！老人们看呆了，赌场的雇员也都怔住了，所有看客，甚至那位狂躁的意大利赌徒，在看见这位陌生人的时候，心中都掀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惊恐情绪。因为在这个赌场里，即使痛苦也会不动声色，穷困也应装作欢乐，绝望也要彬彬有礼，在这种场合里，要得到别人的同情，是不是要有极大的不幸？要引起别人的怜悯，是不是要有十分的软弱？或者要使这里的人灵魂受到震动，是不是要有异常凄惨的外表？事实上，当那位年轻人走进赌厅的时候，他把所有这些赌徒冰冷的心都融化了，因为引起这种新的感觉的各种条件，在这位陌生的青年人身上恰恰都已具备。更何况，即便是刽子手，面对将因为革命而被砍掉拥有金黄头发的脑袋的处女，有时候不是也会为她们洒一滴同情的泪水吗？

乍一看，赌客们就从这位初次步入赌场的青年脸上看出了他心中隐藏着某种可怕的秘密。他年轻的面部轮廓，优雅中带有愁烦的阴影，从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为之奋斗的理想并未实现，他的无数希望都已破灭！决心自杀的人那种充满忧郁色彩的麻木表情，让他的前额充满病态的惨白色，痛苦的笑容使他的嘴角泛起了两道浅淡的皱纹，而他面部流露出的那种无可奈何的神情，更使人看了悲伤。在他眼睛深处闪烁的某种隐秘的天才的光芒，也许已被情欲的疲倦所掩藏。是不是放荡生活已在这一副从前是那么光鲜亮人，如今却这样颓废的尊贵脸孔上烙下了肮脏的印迹？医生们一定会把眼睛周围的黄圈和面颊上的红晕归根于心脏病和肺病，至于诗人们也许更愿意把这种征兆看作是钻研学问造成的伤害和熬夜苦读所留下的痕迹。但是，比疾病更严重的情欲，比钻研创造更无情的病痛，却使这青春的脑袋受损，使这健实的肌肉萎缩，使这颗仅仅被暴饮暴食、学习和疾病擦伤的心被绞碎了。正像一个知名的罪犯来到监狱，被其他囚犯怀着敬畏的心情欢迎那样，这一群人世的魔鬼，受苦的行家，也在向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向他们用眼睛探测到的一种深刻的创伤致以崇高的敬意，并且从他那种庄严中带讥讽的神情，从他那身寒酸破旧而不掩其优雅的服装，认出了他们的王子。说实在的，这

个年轻人倒真是穿着一件很文雅的燕尾服，但是，他的背心和领带之间的连接，实在处理得太巧妙了，使人怀疑是否他里面还穿着衬衫。他那双手像女人的手那么纤细，但是否算得上干净还值得进一步考究；事实上，他已经有两天没戴手套了！如果那位赌场帮手和赌场伙计看见他而禁不住瑟瑟发抖，那是因为这青年人苗条曼丽的身材和一头薄薄的天然金色鬃发所焕发出的浑然天成的天真神采把他们迷住了。他的面容只有二十五岁大小，他的沾染恶习似乎只是出于偶然。他旺盛的青春气息，还正在和涉足不深的淫邪生活所造成的损伤作抗争。光明与黑暗，灭绝与生存，正在他身上进行激烈斗争，因此在他身上同时流露出优雅和可怕。这青年人的到来就像一位失掉灵光的迷路天使。以至于所有在场的拥有丑恶习气和污秽行为的老行家，就像掉了牙的老太婆看见一个即将堕落的美丽少女，动了恻隐之心，他们几乎要对这位刚刚步入赌场的小伙子喊道：“你快出去吧！”可是，这青年人竟一直朝赌桌走去，站在桌边不假思索地将手里的一枚金币向桌上抛去，那金币恰好滚在黑点上；然后他像意志坚定的人憎恶纠缠不休的狡辩似的，用好斗而又冷静的眼神向那位赌场的帮手瞟了一眼。这年轻人下的赌注引起的影响不同反响，以至于在场的老头子都停住手不敢下注了；可是，那迷信赌运的意大利人，突然心血来潮，把他那一堆金币全部押在和那陌生青年下的注完全相反的方向。赌场的庄家竟然忘记说：“下注吧！——注已下定！——不能反悔！”（这几句话因为说得次数太多，已经变成一种沙哑而含糊的喧喊了）赌场帮手在把纸牌按顺序排列好时，心中似乎在暗暗祈祷这最后到来的赌客可以有好运，而对于利用这种不良娱乐以牟取利益的赌场老板对输赢竟一点也不关心。每个看客都盼望着可以看到一出好戏，并且想看到在这块金币的命运决定之下这条高贵生命的最后一幕场景；他们的眼睛紧紧盯住那些预示命运的闪光的纸牌；但是，尽管他们那么专注地轮流注视那青年人和纸牌，却仍然无法从他冷酷和隐忍的面部表情，窥见任何的情绪波动。“红点，偶数，收注。”赌场帮手大声地正式宣布。当那意大利人看到庄家把一叠叠的钞票甩到他面前时，禁不住大大地吸了一口气。至于那青年人，只是在他看见那伸出来的钱耙子把他的最后一枚拿破仑金币耙走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输光了。象牙耙子碰到金币时发出的清脆声音，金币像箭一般飞快地滚到庄家面前的金子堆里。陌生人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的嘴唇愈发变得苍白了；但是，他很快就再次睁开眼睛，他的嘴唇也重新展现出红珊瑚的颜色，他摆出一副看破尘世的英国人的模样，没有像其他失败赌徒离开赌场时那样，用令人心碎的目光，投向走廊的看客，以乞求别人的慰藉。在仅仅一秒

钟的时间之内，世界上不知要发生多少变故，而在骰子的一掷之下，又不知要惹出多少事端啊！

在片刻的沉默中，一个赌场伙计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那枚金币给在场的赌客看了看，然后笑着说：“大家看，这一定是他最后的一颗金币了。”

“这是个头脑发热一时兴起的人，他一定会去跳水的。”一位赌场的常客看着在他周围彼此认识的赌徒回答道。

“唷！”一个往鼻孔里抹了点鼻烟的赌场伙计喊道。

“如果我们能像那位先生该多好啊！”一位老人指着那个意大利人对同伴说。

大家都注视着那位幸运的赌徒，他正在用颤抖的双手数点刚刚赢得的钞票。

“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说：‘这个青年人的沮丧是不会给他带来幸运的。’”意大利人说。

“他根本就不会赌博。”庄家接着说，“如果他是内行，就该把钱分成三注，这样赢的机会就要大一些。”

青年人走过衣帽间时，没有索要他的帽子，那看守衣帽间的老头，注意到他那顶帽子已经破旧不堪，二话没说就把帽子还给了他；这赌徒也以机械性的动作交还了号牌，然后走下楼梯，嘴里吹起《让心儿狂跳》那支曲子的口哨，他吹得是如此轻，以至于连他自己都几乎听不见那美妙的旋律。

没过多久他便到了王宫市场的长廊下边，向杜依勒里公园走去，只见他以犹豫缓慢的步伐穿过公园，径直踏上圣奥诺雷街。他像是在沙漠里行走的人，丝毫注意不到身旁擦肩而过的行人，在喧闹的市声中，他只听到了一种声音，那就是死神的呼唤声；总之，他完全陷入了麻痹状态的沉思里，像关在囚车中的罪犯，被从法院运往沙滩广场的断头台，那断头台从1793年以来就被鲜血染红了。

自杀本身就包括一种说不出的伟大和惊恐的因素。大多数人的垮台都没有潜在的危机，就像儿童从低处掉下来不会受伤；可是，一个崇高人物就不一样，他一定是从很高的地方掉下来，因为他已经爬到像天那么高，看见过常人难以接近的天堂。难解难分的人生矛盾，用暴风般的力量，强迫他借助手枪以求得灵魂的安息。很多有才华的青年被囚禁在一间楼阁里，逐渐衰萎，终至死亡，因为在这茫茫人海当中，面对着为金钱拼命和对人生倦怠的人群，却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能给予自己安慰的女人！一想到这种情景，自杀的念头便大大增长。在自杀和把一个青年人召唤到巴黎去的希望之间，只有上帝才知道有多少观念，多少

被遗落的诗篇，多少失望和窒息的呼喊，多少徒劳无功的尝试，和多少尚未成功的杰作在彼此之间发生冲突。每次自杀都是一首绝妙的哀歌。请问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你能否找得到一本在才华上可以和下面的这条小新闻相媲美的书：

“昨天下午四点，一少妇自杀，从艺术桥高处跌入塞纳河。”

面对这种巴黎式的简洁文字，所有的悲剧、小说都要黯自神伤，甚至那本古式题名的书：《光荣的卡埃那凡国王被儿女囚禁惨史》也不会特殊；这部历史最后的篇章，竟是唯一使那位抛妻弃子之后的斯特恩本人读后流下眼泪的作品。

这陌生人被成千上百种这类的思想攻击，这些思想像一片片破布般划过他的灵魂，仿佛是一场战斗中许多撕破了的旗帜在迎风飞扬。即使他暂时卸下他的聪慧和回忆的担子，停下来观赏一下那些在万绿丛中，被微风吹得轻轻摇头儿的花朵，但是不一会，与自杀念头不断作斗争所引起的神经紧张，又会再一次向他袭来。他仰望天空，只见天空灰暗的云块，满载悲凉的微风，厚重的气压，又在奉劝他快点死去。他一面向王家桥走去，一面想象着那些自杀的前辈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的怪异行为。当他想到卡斯雷尔爵士^[1]在临死之前，还先满足了一些最平凡的需要，而奥日^[2]院士却坚持要先找到他的鼻烟壶，以便在走向死亡的路途中把它摔碎时，他情不自禁地微笑了。他反思这些奇怪行为，并扪心自问，为什么当他在桥上为了给一个搬运工让路而紧紧靠在桥栏杆上时，那搬运工把他长长的上衣袖子略微弄脏了一点儿，他便不假思索地把灰尘轻轻抖掉。他走到桥的最高处，用决绝的眼神望着河水。

“这样坏的天气就不要投水自杀啦，”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微笑着对他说，“塞纳河可是又脏又冷！”

他绽放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微笑，这种微笑表示他的勇敢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可是，当他看见远处杜伊勒里公园码头的小木屋上，赫然竖着一块告白，上面用斗大的字体写着“急救溺水者”时，身上却突然起了一阵寒战。善良慈悲的先生似乎出现在他眼前，叫醒德舍^[3]先生，荡起救生艇的双桨，如果他不幸浮出水面，这双桨经常会划破溺水者的

[1] 英国政治家，因受众人诽谤，难以忍受而自刎。

[2] 法兰西学院院士，投塞纳河自杀。

[3] 当时塞纳河抢救落水协会的督察。

头颅；他仿佛又看见达梭先生招来了很多好奇的人，在四处寻找医生，准备用熏蒸法紧急抢救溺水者；他好像读到了新闻记者在一场宴会和一个舞女的微笑之间写出的诨词；他似乎还听到市政当局付出赏银后，捞到他尸首的船工点数钞票的声音。他死了反而值五十法郎，假如活着，却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人守护的才子，没有朋友，没有栖息的地方，没有人替他吹捧，是社会上真正一无所用的人，对国家没有功绩，国家也绝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关怀。他觉得白天死似乎太丑陋了，决定在夜晚去死，这样他就可以把一具无法辨认的尸体留给这从不正视他伟大生命的社会。于是他继续走他的路，走向伏尔泰码头，装出那种懒散的步伐像消磨时间的闲汉一样。当他走到桥边人行横道尽头，在码头角上正要走下石级时，他突然对摆在河堤上的旧书摊起了很强烈的兴趣，他差一点儿没有和人讲价买上几本旧书。转念一想，自己也笑了，便平静地把双手伸进裤袋，以无忧无虑蔑视一切的态度继续走他的路。突然，他惊讶地听到在他裤袋深处有几枚硬币相碰时发出的特别欢快的声音，于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笑容照亮了他的脸颊，微笑从他的嘴唇拓展到他的脸盘，再到他的前额，使他灰沉的眼睛和阴暗的双颊闪烁出欢乐的光辉。这种幸福的光亮就像在刚燃烧过的纸的灰烬上跳动的火苗；并且，这副脸孔也和变黑的纸灰有着相同的命运，可是当这陌生人迅速地把手从裤袋里抽出，看到只有三个苏^[1]时，他的面色又重新变得阴暗了。

“啊！善良的先生，看在圣女卡特琳娜的份上，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请施舍我一个苏，让我买块面包吃！”

一个年轻的打扫烟囱的小工人，他那肿胀的脸颊被煤灰涂得漆黑，皮肤也被染成棕灰色，身上穿着一套破旧不堪的衣服，向这陌生男子伸出脏兮兮的大手，想掠夺他那最后的几个苏。

离这个萨瓦省的小家伙两步远的地方，一个颤颤微微、满脸病态的穷老汉，披着一块看不出模样的破毛毯，用粗哑的声音对他说：

“先生，请可怜我给我点小钱吧，我会在上帝面前为你祷告……”

可是，当那年轻人看了老汉一眼，老汉就不再言语，不再要求他的施舍了，也许他从年轻人难看的脸色里，看出一种凄惨的神情，明白对方的境况比自己的还要严重。

“请发发慈悲，发发慈悲吧！”

陌生人把他那几个铜子投给小孩和穷老汉，便离开人行横道，走向路边的房屋，他再也忍受不了塞纳河那种令人心痛的景象了。

[1] 苏，法币，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我们会祈求上帝保佑让您福寿安康。”两个叫花子对他说。

当他来到一家版画商店的橱窗前面时，这个几乎死去的男子，迎面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从一辆华丽的马车上走下来。他十分欢快地观赏这个可爱而美丽的女人，她头上戴一顶时尚的缎帽，绸缎的色彩把她原本就白皙的脸蛋儿衬托得格外迷人。他被她那婀娜曼妙的身材和美丽宁静的姿态深深地吸引住了，她那长袍的下摆被马车的踏脚轻轻掀起了一块儿，露出一条迷人的小腿，从裹得严严的白色袜子外面，他也能看出那小腿的美丽轮廓。青年女子走进了商店，在那儿挑选一些绘画集和石印名画册；讲好价钱后，她花好几个金币把这些东西全部买了下来，柜台上的金币金光闪烁，发出铿锵有力的声响。那青年人表面上是站在门外欣赏摆在橱窗里的图画，实际上却是向那陌生的漂亮女孩热烈地传递了一个男人所能有的最刺透人心的秋波，而对方只报以一个毫不在意的，偶尔向过路人投去的眼神。在这青年人看来，他投向那女子的一眼，等于向爱情、向女人的告别！可是，这最后的、强烈的眼波并没有被理解，没有感动这个窈窕女子的心，并没有使她脸红或者使她的眼眸低垂。这种调情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不过是又一次受人恋慕，又一次挑逗起他人的情欲，让她在晚上可以夸耀地说这么一句甜蜜的话：“我今天过得真的很棒。”那青年人快速走到另一橱窗去，当那位陌生女子再次坐上她的马车时，他头也没回。马车渐行渐远，这最后的华丽和风雅的形象消逝了，他的生命也将要如此逝去。他压抑地沿着临近的铺面走过去，观看橱窗里陈列的作品，只是似乎并不太感兴趣。当他走过没有商店的大街时，就观察法兰西学院，卢浮宫，高等法院的尖塔，圣母院的钟楼和艺术桥。灰色的天空像是给这些巨大的建筑物反衬出悲凉的相貌，暗淡的光线给巴黎带来胁迫的氛围，使它像美女那样处在各种无法言喻的丑和美的偏歧支配之下。大自然本身就是这样一同策划了阴谋，使这个临死之人在极度悲伤之中苟延残喘。这种起腐蚀作用的恶势力在我们神经系统的流体中循环并找到了媒介物，正是在这种恶势力的支配下，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悄无声息中变成了流质的奇异物体。临终的痛苦给他造成一种貌似波浪运动的感觉，使他所见到的建筑物和人群，就像隔着一层迷雾，并且感到一切物体都在摇晃。为了摆脱这种肉体上的反应在灵魂中产生的动荡，他走向一家古董店，想给他的感觉器官找点精神安慰，或者在那儿利用对某些艺术品的讨价还价来消磨时间，以等待黑夜降临。

这等于想方设法去找点勇气和服一帖兴奋剂，就像罪犯们在走向断头台时对自己的胆量有所怀疑似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在不久后便将离开

这个世界，又使这青年人顿时信心百倍，像一位同时拥有两个情人的公爵夫人，他神色平静地走进古董店，嘴角挂着一丝像醉汉那样呆滞的笑容。难道他不正是沉迷在生活中，或者在死亡里！不久他又重新陷入迷茫状态，继续看到各种事物都纷纷呈现出奇异的光彩，或者显出微小的运动，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一定是他的血液循环不正常的缘故，突然澎湃起来便像瀑布般一泻千里，一旦平静下来又像温水般平淡乏味。他逛铺子只想看看是否可以发现什么合他心意的奇珍异宝。一个赭红头发，面容丰满，色泽滋润，戴獭皮鸭舌帽的年轻伙计把看守铺子的任务交给一个乡下老太婆，这老太婆是一个翻版的女性凯列班，她正在擦拭一只炉子，这炉子构造精巧，是贝尔纳·帕利西的杰作；于是这年轻伙计便随便地对陌生来客说：

“您看，先生，您看吧！我们楼下的东西都非常一般，可是，如果您不嫌麻烦，愿意到楼上去，我可以给您看看从开罗来的精美的木乃伊，雕刻的陶器，乌木雕花木器，真正的文艺复兴年代的作品，都是刚刚运到的、十分华丽的货色。”

处在这陌生青年的可怕的境况，这种生意人的巧言令色，这些愚蠢的商业说辞，对他来说就像愚昧人用来刺杀天才的恶作剧，在这种情形下，他不得不把他的十字架背到底了。他仿佛听从他的向导，用手势或单音字来答复他；可是，不知不觉间，他竟获得了保持安静的自由，并且肆无忌惮地进入他最后的可怕的沉思。他原是诗人，他的灵魂在不经意间遇到了一片宽阔的视野；他终于有机会提前看到二十个世界的残骸了。

乍一看，店里给他的印象是一幅杂乱无章的画面，在画面上人和神的创作错综复杂地相交在一起。鳄鱼、猴子和大蟒的标本似乎在向教堂的彩色玻璃微笑，像是想咬那些半身雕塑，又像是在漆器后面飞快地奔跑，或在玻璃吊灯上爬行。雅科托夫人画的一只带有拿破仑像的塞夫勒瓷瓶，坐落在一只献给塞索斯特里王的狮身人面像的旁边。世界刚刚创造时和昨天发生的事情，都用令人啼笑皆非的手法安排在了一起。一架可自由旋转的烤肉机放在一只圣体盒上，一把共和国的军用佩刀放在一尊中世纪的大炮上。拉图尔用彩粉画的杜巴里夫人画像，头上有一颗金色的星，赤裸的身体在云端若隐若现，她像是用淫荡的目光去欣赏一只印度烟袋，似乎又在猜想向她娓娓而来的那根螺旋形烟管的用处。许多种类的杀人凶器，匕首，奇特的手枪，秘密的武器，和许多日用物品，如瓷汤盆，萨克森瓷碟，从中国而来的半透明瓷杯，古老的盐缸，封建时代用来盛糖渍果子的罐子，都杂七杂八地混在一起。一只象牙船撑开了帆，正在一只岿然不动的大乌龟背上飞快地行驶。一台抽气机竟使威

武庄严的奥古斯特大帝失去一只眼珠。摆在那里的还有好几幅大革命前的法国市长和荷兰市长的肖像，他们树立在这一大堆杂乱的古物中间，像他们生前那样冰冷无情，用苍白的冷酷的眼光傲视着这一切。全世界的国家好像都把它们的科学样品、艺术作品带到这里以供展览。这是一个科学的垃圾堆，里面一一具备，既有粗鲁人的长烟斗，也不缺土耳其后宫绿色和金色的软鞋，既有摩尔人的弯刀，也不缺少鞑靼人雕刻的偶像。这里有士兵的烟口袋，传教士的圣体盒，甚至有王座上的佩饰。这些奇怪形状的画面，还由于受色调的混合和因为明暗对比而产生的变幻莫测的光线的影响，愈加显得匪夷所思。让你耳边似乎听到了连续不断的叫喊，精神上感受到尚未完成的悲剧，眼睛看到了未掩盖好的光亮。最后，那挥之不去的灰尘像是一层薄纱覆盖住了这所有的一切，而这些东西的棱棱角角和曲线则产生了最奇妙美丽的画面。

这陌生青年首先把这三间充满了文化、宗教、神权、王权、动荡、理智和疯狂遗迹的厅室，比作一块拥有许多小平面的反射镜，其中每个小平面都反射出一个世界。有了这样一个朦胧的印象之后，他就想选择自己的享用对象，可是，因为他观察、思考和幻想消耗了很多体力，竟发起高烧来，这或许是由于饥饿所致，因为此刻他的肚子正在发出轰隆声。

在看了许多使往昔的民族或个人身后留名的文化遗产，还有这许多历史的见证，这青年人的感觉终于变得麻木了；驱使他走进这间古董店的目标已经达到：他从真实的生活中游离出来，一步一步地上升到一个虚幻的世界，到达了令人神往的神仙宫殿，在他看来这里的世界像是由无数碎片和火花组成的，就像曾经圣约翰在巴特摩斯岛上看见人类的前途光明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许多悲伤的、文雅的、可怕的、黑暗的、光明的、远古的和近代的人物，搭帮结伙地、成千上万地、一代一代地都站立了起来。神秘而硬朗的埃及屹立在沙漠之上，由一具用黑绷带包裹的木乃伊来代表；随后便是牺牲无数人民为自己建筑陵墓的埃及法老们，还有摩西，希伯来人 and 沙漠。他隐约看见了整个古老而肃穆的世界。一尊美丽曼妙的云石雕像，蹲坐在一根闪耀着白光的螺纹圆柱上，在向 he 述说古希腊和伊奥尼亚的充满质感的传说。啊！看到一个在精致的伊特鲁立亚陶瓷瓶的红色背景上，在天神普里阿普斯面前欢快地跳舞，并快乐地向天神敬拜的棕黑色头发的少女，谁能不像他一样面带微笑呢？对面是一位罗马皇后，以宠爱的心情在安抚她的一匹小怪兽！

这儿充分体现了罗马帝国随处可见的任性行为，也泄露了一个懒洋洋的沉迷在梦幻中的朱丽，她的寝床、浴室、梳妆台，她正在等待她的

提布卢斯。凭借阿拉伯符咒的威力，西塞罗的头脑中唤起了自由罗马的记忆，使李维乌斯的历史篇章重新展现在他的眼前。这青年人默默观看罗马共和国的文物：督政官，前驱士官，紫红緞边的袍子，议政厅的争吵，懊恼的人民，所有这些人物都慢慢在他眼前经过，面目模糊，好像在梦里见到似的。最后基督徒的罗马出现，这些鲜活的形象便退居次要地位。一幅画卷打开了天国的大门，他在那儿看见圣母马利亚现身在金色的云朵里，一群小天使围绕着她，使太阳的光辉也黯然失色。这位复活的夏娃以温柔的神情微笑着倾听不幸的人们向她诉说愁苦。在触碰到一幅用维苏威和埃特纳火山熔岩的各种颜色的细块做成的镶嵌画时，他的灵魂早已飞往炎热的、野性的意大利了；他参加了波基亚家族的狂欢，奔跑在阿布鲁齐山区，欣赏意大利式的爱情，为干净白皙的脸蛋，细长的黑色大眼睛而神魂颠倒。当他看见一把中世纪的短剑，剑柄雕刻巧夺天工，像花边般细致，剑上的锈痕就像鲜血的痕迹，从而联想到两个情人在夜间约会，被丈夫冰冷的利剑所刺穿时，不禁惊恐万分。

印度和它的宗教在一尊中国佛像身上再次显现，这佛像头戴一顶尖尖的菱形的帽子，反翘的菱角上挂着一个小金钟，身上穿着绣金的袍子。在佛像的身边，有条辫子，像当初把它盘在头上的印度舞女一样美丽，香泽犹存，还散发着檀香的香气。一只眼睛反吊，嘴角斜歪，四肢弯曲的中国怪物，那是这个民族为了使人民头脑清醒而发明的东西，因为中国疲于总是看到单一的美，便从百丑中找到无法阻挡的欢乐。一只出自班韦尼托·却利尼雕刻室的盐盅又把他带到了文艺复兴时代，那时候艺术昌盛，人欲横流，国王们以拷打罪犯为乐，主教们酣睡在妓女怀里，却下令要普通教士严格遵守清规。他从一块玉石浮雕上看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伟大业绩，从一支火绳枪上看到了皮扎尔的大屠杀，从一只钢盔上看到了暴乱，愤怒和残酷的宗教战争，最后，他看到一些欢笑的骑士形象，身上穿着的一副米兰制造，镶嵌金银，擦得雪亮的甲冑尽显了他们的英姿飒爽，在面甲冑下好像还看到一个英勇骑士闪亮的眼睛。

这充满着无数家具，多种发明，具有时代气息的服装、艺术品和古代遗迹的海洋，构成一首歌唱不尽的诗篇，各种形态、色彩、思想，全部都在这里重新有了生命；只是，对心灵却并没有提供任何有完整意义的东西。诗人的任务应该是去继续大画家的草稿，因为画家只是把无数人生中悲欢离合的故事，轻慢地涂抹在这块巨大的调色板上而已。这青年人在霸占了整个世界，欣赏了许多国家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朝代之后，又返回到了人类的正常生活中。他重新恢复了现实的感觉，只注重个人生活的细节，不再关心其他民族的生涯，因为对个人来说，那似乎是一

个重担。

在那儿一个蜡制的小孩在沉沉地睡着，这是从吕意斯赫陈列室中抢救出来的，这个惹人疼爱的小家伙，呼唤起了他童年时代的乐趣。看到塔希提岛上少女们的一个富有魔力的处女的缠腰袋，他狂热地想给他描绘大自然的朴素生活和真正纯洁的、清白的裸体，美妙的闲淡生活对人类是多么自然啊，整个人生都在一条梦一般的清溪旁边，在一株不用耕耘就可以收获美味食品的香蕉树下安然地度过，那又是何等的幸福。可是，转眼之间，他又变成了海盗，并且把作者惊人的诗篇在莱拉的角色中深刻地勾勒出来，他看到许多绽放出螺钿光彩的贝壳，便灵感横溢，看到一些发出海藻、海带和大西洋飓风气味的石珊瑚就兴奋不已。

他继续向前走了几步，欣赏到几张精美绝伦的微型绘画和几卷珍贵的弥撒……本就显得雍容华丽的天蓝色和金色的装饰图案之后，便忘却了海洋的喧嚣。于是他让自己软绵绵地飘荡在平静的思想里，想要重新投身于学术和科研领域，希望过隐居士的安稳生活，置身于红尘苦乐之外，躺卧在一间修持室的深处，从那拱形窗子远望修道院的草场、树林和葡萄园。当他站在几张特尼埃的画卷前时，他好像穿起了士兵的大衣或是工人的破衣，他甚至想戴上一顶弗朗德勒人脏兮兮的、烟熏的软帽，喝啤酒喝个烂醉，和弗朗德勒人一块玩纸牌，向一个丰满得恰到好处的乡下女孩微笑。

当他看到米埃里的漫天飞雪图时，身上便冷得瑟瑟发抖，当他看到萨尔瓦托·罗沙的战斗图时，心里又起了抗争的意念。当他抚摩一柄伊利诺斯的印第安人战斧的时候，他感受到一个印第安红种人的解剖刀在削去他的头皮。当他见到一只三弦古提琴时，便十分欣赏，似乎亲手把它送给了一位古城堡的女主人，傍晚时分在哥特式壁炉前欣赏她演奏出的美妙而动听的短曲，向她倾诉自己对她的爱意，而昏暗中无从看见她是否心许的神情。他肆意享受一切欢乐，也不避讳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生活方式他都要尽情尝试一下，并且毫不可惜地在这类造形美和空荡荡的幻影上消耗他的青春和感情，以至于他走路的声音在他心灵中的回响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遥远的钟声，又像巴黎的市声传到了圣母院的钟楼。

他踏上通往二楼各房间的楼梯时，看见了古代一些为还愿而献上的盾牌，一些中古骑士用的全副甲冑，各种雕刻着花的圣体盒子和一些木雕的头像——挂在墙上或放在楼梯的每一个台阶上。他被这些奇形怪状的形象，被这些在生死界线上的奇妙造物所迷恋，使他感觉像是在一个奇异的梦境里行走。最后，他竟然怀疑自己真实的存在，觉得自己也